

關帝屢受崇封 封號加至廿六字

文苑英華

前陣子帶學生考察廟宇，有一位學生提到關帝，說他無論在警察局，還是茶餐廳，甚至佛教寺廟都能看到關帝的身影，覺得他的覆蓋面實在很廣闊。事實上，這種「跨界」的信仰現象，在中國民間神明中也真是絕無僅有。關帝，在成神以前，是三國時代的歷史人物——關羽，相信不少讀過《三國演義》，或者玩過《三國志》電玩的朋友都熟稔，我就不在此多說了。今期，我主要想說說關帝打破宗教藩籬，成為三教共尊的神聖符號的故事。

儒釋道三家並尊

在道教的神仙譜系中，關帝的形象是威武的，他負責替天行道，降妖伏魔，鎮守三界。在關羽成神之前，獲得的最高封敕是「漢壽亭侯」；但隨著宋徽宗時期，顯聖協助當代天師張繼先降妖伏魔，關帝開始步入了「敕封之路」。

宋徽宗在崇寧元年（1102年）敕封他為「忠惠公」。其後大觀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加封關帝為「昭烈武安王」，「關公」正式成為「關王爺」。到了宣和五年（1123年），宋徽宗更敕封他為「義勇武安王」，並賜「從祀武王廟」。

隨著歷代帝王的推崇，關羽的神格不斷躍

升。到了萬曆十八年（1590年），明神宗正式敕封關羽為「協天護國忠義大帝」，「關王」正式晉升為「關帝」。故部分關帝廟會命名作「協天宮」。

其後，萬曆四十二年（1614年）朝廷再次敕封關帝為「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」，確立了「關聖帝君」的崇高地位，並奠定了關帝在道教體系中作為至高武神與鎮煞大帝的地位。而直到光緒五年（1879年），歷代皇帝不斷追加美號，最終累積達26字——「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」。

轉觀佛教，關帝的形象則搖身一變，成為慈悲與威嚴並存的護法神——「伽藍菩薩」。據南宋時期天台宗僧人志磐所撰的《佛祖統紀》載，隋代智者大師（天台宗智顗大師）於荊州玉泉山入定時，關羽神靈顯現並求受戒律，發願「永為菩提之本」。

從此，這位威震沙場的戰神便步入沙門，成為護持道場的神明。清代《古今圖書集成·神異典》卷三十七〈伽藍辨〉亦載：「禪林道院中有護法神曰『伽藍』，或當戶而立，或拱侍於傍，神不拘一，而以關帝作伽藍者，大概十之八九」，可見關帝在佛教之中的超然地位。

至於儒家，關帝則以其生前的「忠義無雙」，成為了歷代儒生都推崇的「山西夫子」。儒家推崇「五常」（「仁義禮智

信」），而關羽「千里走單騎」的「忠」與「義釋華容道」的「義」，正是儒家倫理的完美體現。雖然，這是小說的加工成果，但其實也是歷代民眾心中關帝形象的具現。

儒家尊關帝為武聖，而在明代以後關公逐漸取代姜子牙成為武廟主祀神明，與孔廟分庭抗禮。

裴松之在《三國志注》中引《江表傳》：「羽好左氏傳，諷誦略皆上口」，於是，民間儒者便認為關帝的忠義精神能與孔子相通。自此，關帝的形象從單純的「武將」擴展為「能武亦能文」的神明，成為「五文昌」之一的「文衡聖帝」。這其實是民眾把心中的關帝形象上升至「才兼文武，義重君臣」，因此他也成為了文人士子心目中的道德完人。

關帝之所以能受儒佛道三家的認同，歸根究底，在於他所代表的「忠義」精神——這正是中華文化最核心的價值觀。道家借其威武鎮壓邪崇，佛家取其堅毅護持伽藍，儒家則尊其忠義垂範千古。千百年來，民眾把自身對至善至正的期許，共同投射在關帝身上，使關帝信仰超越單一宗教範疇，成為凝聚華人社會、維繫道德秩序的文化磐石。

●葉德平博士，香港教育大學「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」榮譽文學士和文學碩士課程主任、「戲曲與非遺傳承中心」副總監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

●圖為藝術家表演晉劇《武聖千秋》。 資料圖片

拾回時令溫度 治癒都市精神內耗

文自由戲

身處節奏急速的香港，我們的生活往往被分秒卡死：地鐵班次、工作死線、一連串待辦清單構成了都市人的日常節奏。我們擅長追趕時間、規劃時間，卻慢慢失去「感受時間」的能力。日子愈來愈滿，心卻愈來愈空，這正是現代人最常見的精神內耗——忙碌不休，卻心神無依。

其實季節從未因都市高樓而隱退，時令的訊息一直藏在街頭巷尾的細節。立秋之後，香港不再是一味的酷熱。偶有一陣晚風穿過樓縫，少了盛夏的鬱悶，多了一絲清淺涼意；路邊行道樹無聲飄落數片枯葉，不喧不鬧，悄悄告訴人們時光正在轉身，只是我們步履太急、目光太專注於熒幕與前路，往往錯過這些最溫柔的季節提示。

古人向來「感物而動，順時而生」。他們的情緒、心境與生活節奏完全貼合四季輪轉：春見草長鶯飛，心生暢然；夏聞蟬鳴陣陣，得一時清閒；秋望落葉飄零，懂得收斂沉靜；冬遇寒寂蕭瑟，學會蓄積待發。對古人而言，四季不是抽象的曆法，而是可以對話、可以共情、可以安放心事的生活脈絡。

反觀今日都市生活，冷氣恒溫抹平了寒暑差異，高樓遮蔽了天光變化，密集的日程填滿了晨昏空隙。我們活在「人工恒定」的世界裏：四季無差、晝夜模糊，生活精準高效卻也日漸麻木。我們清楚記得每一個截止日期，卻分不清何時風轉涼、何時葉轉黃；我們不斷向前追逐，內心卻長期處於緊繃、耗損、不安的狀態。



●圖為春季的香港街頭。 資料圖片



很多精神焦慮，正來自我們與自然時令的斷裂。

萬物皆有節律，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這是天地最公平、最穩定的秩序。花開有時、葉落有序，不疾不徐、不催不趕。當我們願意重新看見這些細微變化，心就會慢慢從「強求速效」的浮躁鬆弛脫。落葉告訴我們，盛極必斂、繁華會謝，不必執著於永遠高漲；秋涼提醒我們，階段有更替、境遇有輪轉，不必為一時得失反覆內耗。

重拾時令感知，從不需要遠走山林，只需要在日常留一點餘裕、留一點感官給世界。通勤路上，慢數一秒風的溫度；抬頭之際，留意天色光影的深淺；散步時，觀察路邊草木的枯榮。這些看似無用的瞬間，恰恰是都市生活最珍貴的「心靈留白」。

古人感物傷懷，因時起興，從不是矯情多思，而是懂得與天地節律共振。天地從不匆忙，卻歲歲有成；四季從不躁進，卻生生不息。人之所以內耗，多半是想在短時間裏追上所有進度、掌控所有結果，一旦事不如願，便

陷入自我拉扯。

「感物而動」可調節心緒

春天不用焦慮秋天的收成，盛夏不必畏懼深秋的清寂。順應階段、安於當下、踏實度日，本身就是一種修養。看見葉落便懂放下，感受風涼便知收斂。季節悄悄更替，人心亦能慢慢調息。

在講求速度與效率的香港都市，願意感知時令、願意留給生活一點無目的的觀察，是一種難得的自癒力。我們不必逃離城市才能療癒自己，只需重新打開感官，接納天地送來的微小訊息。一葉知秋，一風知涼，看似細碎卻足以撈起一顆慌亂的心。

讓我們拾回古人「感物而動」的情懷，以時令養心，以萬物安情。在急促的都市節奏中，守住一份與四季同行的平靜，讓奔波的日常，不再只剩忙碌，亦有風、有光、有季節流轉的溫柔。

●籲澄 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

構成語言的六塊思維基石

上期我們介紹了認知語言學，其主張隱喻不只是修辭技巧，更是人類思維的基本運作模式，今期繼續介紹這一領域的理論體系如何構建。

第一是「認知」這個關鍵詞。認知語言學認為，語言能力不是大腦裏一個隔離的獨立模組，而是與記憶、注意力、知覺、推理等一般認知能力共享運作機制。理解一個句子，本質上與識別一張臉或規劃一條路線沒有根本差別。

第二是「意象圖式」（Image Schema），這是最基礎的思維單元。我們從嬰兒時期重複的身體經驗中，抽象出簡單的結構模式，例如「容器圖式」（進/出、裏面/外面）、「路徑圖式」（起點—終點）、「平衡圖式」（傾斜/扶正）。這些圖式是人類所有抽象思維的磚塊。

第三是「典型理論」（Prototype Theory）。心理學家羅許（Eleanor Rosch）發現，人類的概念並非由一組「必要且充分條件」所定義。例如，問「什麼是鳥？」——麻雀是典型的鳥，但駝鳥和企鵝雖然完全符合「有羽毛、產卵、恒溫」的定義，大多數人仍會猶豫是否稱之為鳥。事實是：概念具有「家族相似性」，沒有明確邊界，我們透過「典型範例」而非嚴格定義來理解世界。

第四是「概念隱喻」（Conceptual Metaphor），這是認知語言學最核心的理論。概念隱喻的基本格式是：目標域是來源域。例如「爭論是戰爭」、「愛是旅程」、「理論是建築」等

等……我們無法直接用抽象概念思考，必須借用具體的身體經驗作為來源域。萊考夫和約翰遜將概念隱喻分為結構隱喻（如「時間是金錢」）、方位隱喻（如「快樂至上」）和本體隱喻（如「通貨膨脹是實體」）三類。

第五是「象似性」（Iconicity）。索緒爾曾說語言符號是「任意」的（「狗」的語音與動物無關），但認知語言學家主張很多語言結構其實是有動機的、像似經驗的。例如短語越短表達的概念越基本，語序反映時間順序，重複表示數量增多或強度加大——語言不是任意的編碼系統，它像一面鏡子，映照人類認知世界的軌跡。

第六是「構式語法」（Construction Grammar）。認知語言學主張，語言的基本單位不是單詞或規則，而是「形式—意義配對體」，稱為構式。從習慣用語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」，再到被動語態「蛋糕被吃了」，都是構式。每個構式都自帶意義，甚至被動式本身就有「承受者受影響」的意義。這意味著人類大腦儲存了成千上萬個大小不等的構式，學習語言就是學習這些配對模式。

構式語法的關鍵洞見在於，構式本身承載着獨立於其組成詞彙的意義。以被動句式為例，它不僅是主動句的變形，更自帶「主語（承受者）受到某種影響或處於某種狀態」的語義色彩，因此「蛋糕被吃了」隱含了蛋糕的終局狀態；同樣，雙賓語構式本身傳達「使某物轉移至某人」的意

認知語言學的六大理論要點

理論要點	核心主張
認知	語言能力與記憶、注意、知覺、推理等一般認知能力共享運作機制，非獨立大腦模組。
意象圖式	源自身體重複經驗的基礎結構模式（如容器、路徑、平衡），是抽象思維的基本磚塊。
典型理論	概念由「典型範例」而非嚴格定義界定，具家族相似性，邊界模糊（如企鵝是否為鳥）。
概念隱喻	藉具體來源域（身體經驗）理解抽象目標域，分結構、方位、本體三類（如「時間是金錢」）。
象似性	語言結構有動機、像似經驗（短語長度、語序、重複等），非全然任意編碼。
構式語法	語言基本單位為「形式—意義配對體」（構式），構式自帶意義，大腦儲存大量構式網絡。

義，即使動詞本身未明確攜帶該含義。

任何新興學科都難免受到質疑與批評，認知語言學也不例外。例如有研究指出，認知語言學的基本方法「內省法」存在諸多局限性，其研究路徑有循環論證嫌疑，對語言多樣性的解釋力不足，還存在解釋選擇性和解釋籠統性的理論瓶頸。相關內容留待下期詳述。

（三之二）

●文麗

文化淺談

吳敬梓（公元1701年至1754年）字敏軒，安徽全椒人，移居南京後自號秦淮寓客，晚年又署文木老人。吳敬梓出身書香世家，「五十年間，家門鼎盛」，但到父親一代，家道開始衰落。吳敬梓自幼生性聰穎，好學不倦，而且記憶力強，「讀書才過目，輒能背誦」。三十三歲時考中秀才，父親在這年病逝，從此生活發生了根本變化。

吳氏族人人多勢眾，提出分家，在爭奪家產過程中，孤立無援的吳敬梓備受凌辱，只分得很少資財。不久之後，不甘族人欺凌的妻子也憂傷憤恨而死。

此後十年，從小「不習治生」的吳敬梓把家產用盡，同時科舉路上也很不得意。雍正七年，他參加滁州鄉試預考，主考官稱他「文章大好人怪」，險被黜落，後來雖然得以破格錄取，但在接着的鄉試中卻名落孫山。父親離世，家道困難，科場失利，一連串的打擊，迫使吳敬梓離開家鄉，移居南京，開始了落魄的後半生。

拒投身官場 賣文為生

吳敬梓在南京窮困潦倒，以賣文為生，常常處於無米下炊的困境。有時冬夜嚴寒，家裏沒有柴火禦寒，吳敬梓只好帶著家人繞着城牆散步，藉運動取暖。即使生活艱苦，他卻不屑投身污濁的官場。乾隆元年，朝廷舉辦第二次博學鴻詞科，安徽巡撫趙國麟力薦吳敬梓赴京應考，但他卻稱病不去。

家世變遷、自身的經歷，使吳敬梓深刻感受到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，更加看清了社會的腐敗和士大夫階層的虛偽逢迎真相。在交遊中結識的好友，如程廷祚、樊榭謨等對社會實況也有一定了解，對吳敬梓的思想亦有所啟發，使他看到社會種種弊病，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危害。所有的一切，構成了他創作《儒林外史》的生活基礎和題材。

《儒林外史》全書由多個單元組成，每個單元既有聯繫，也可單獨存在。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面傳統社會的照妖鏡，通過對文人、官僚豪紳、市井無賴等各類人物的無恥行為的真實生動的描寫，深刻揭露了行將崩潰的帝王社會的腐朽性，強烈抨擊了當時弊病叢生的科舉制度，並且涉及了政治制度、倫理道德、社會風氣等，客觀地否定了整套制度。

范進中舉揭露科舉弊病

《儒林外史》描寫了被科舉制度害得精神失常、心理變態的范進；本是貧寒青年，在社會浸染下逐漸腐蝕變質，拋棄糟糠之妻，成為忘恩負義的卑鄙小人的匡超人；掠奪他人土地，霸佔寡婦財產，專靠欺詐哄騙，飽食終日的嚴貢生等人物形象，是中國諷刺文學中最早出現、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典型。

另一方面，《儒林外史》描寫了鄙視功名的王冕、真誠善良的伶人鮑文卿、淳樸的農村小生產者卜老爹和牛老爹等為代表的下層人民，頌讚他們正義、樸實的高貴品質，以及非凡的才能，表現了吳敬梓對他們的深切同情。

《儒林外史》鞭撻和否定科舉制度，譴責官僚集團，揭露封建禮教的不當，同情底層百姓的遭遇，這些內容使《儒林外史》成為一部具有進步思想的名著。

《儒林外史》是中國諷刺文學中的精品，吳敬梓擅長運用典型情節，深刻揭露社會問題，語言精煉、準確，人物形象生動，極具諷刺效果。雖多有激憤之氣，但也表達了作者尋求合理的社會環境，以及改變士人氣質的內在訴求。總言之，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部如實廣泛描寫、反映世態人情的成功作品。

●緩圓 資深中學中史科及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。